

不久前,100双手被定格成了影像。“百手撑家——2017年家政工艺术节与影像计划”在北京798画廊展映。这些手属于中国3000多万家政从业者的一部分。这些手也隐没在城市的千家万户里,承担着人类社会最古朴的工作——照料家庭。

活动现场,44岁的范雨素被邀请上台发言。2017年4月,她写的自述文章《我是范雨素》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后,她仍强调自己的身份是育儿嫂。



一双手撑起好几个家庭 3500万双手创造万亿产值



一位家政工正在熟练地包饺子。

一双手撑起好几个家庭

活动现场,44岁的范雨素被邀请上台发言。2017年4月,她写的自述文章《我是范雨素》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后,她仍强调自己的身份是育儿嫂。“我们每天忍受着思念孩子撕心裂肺的苦,就是要挣钱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生活得更好,我们做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推动婴儿摇篮的手,是推动文明的手。”范雨素在台上,对同行说道。

作为长期关注妇女权利的社会工作者,梅若想用一种方式去为这群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她和摄影朋友黄喜悦发起了“百手撑家”的影像计划。她们认为,“百手撑家”也是“白手起家”。从事这一职业的大多为女性,她们来到城市的理由很简单,为了小孩上学,老人看病,养家糊口,身上肩负着沉重的家庭责任。“撑”代表着一种力量,当她们进入雇主最私密的家庭生活中去,撑起的不是一个家庭。”梅若说。

在济南拍摄时,当梅若向家政大姐解释这个概念,一位大姐笑着说,“我们哪里是撑起一个家,是撑起好几个家。自己的家得养,还要照顾儿子的家,母亲的家,还有雇主的家。”这位大姐住在济南郊县的农村,每天从早上5点到晚上12点,要打好几份工,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

苗彩丽的手背有一个红色的疤,那是她在一户人家做月嫂时被烫伤的。当年,她把孩子放到床上,去做饭。回房间时,看见孩子的母亲正用手掐着孩子的脖子,面目扭曲。才20岁出头的她“被吓到了”,第一反应是冲上去把孩子抢下来,接着去厨房查看灶火。孩子母亲的情绪仍然无法控制,又到厨房跟她抢孩子。在争夺过程中,她的手被滚烫的锅盖烫了,当场就起了水泡。她救下了孩子。从那以后,她做月嫂,再也不敢离孩子太远。

千万人的公共空间在哪里

触动梅若的还有很多双手。她说,每一个家政女工都有一部辛酸史。

在家政行业做了20多年,陈恩华从“小陈”变成了“陈姐”“陈阿姨”,也带来了二姐陈述琼、侄女陈会蓉。当莫力去拍摄时,她吃了一惊。她们合租的东北五环东辛店村一间平房,由厕所改造,在一所废弃的幼儿园里,楼上楼下塞进了20多户人家。陈恩华对这处房子颇为满意,除了“曾经是厕所,听起来不好”外,一个月只需1500元的房租。

梅若在走访中发现,有的大姐租住在地下室,一年四季湿气重,中午晒过的被子,到晚上回家时已经湿答答,潮得很。有的大姐暂时没找到下一户工作时,只好住在家政公司,简单的铺盖凑合着,每晚10元钱,人多的时候,下脚都困难。

有人向她诉苦,即使

找到活,每逢放假,也无地可去。那时梅若负责和这些大姐组织剧目创作,活动场地只有在周六日举办活动时才开放。要进行创作讨论时,梅若只能带着大家去咖啡馆,点一壶茶,吃点心。省吃俭用的大姐们对这些钱心疼得紧。

“公共空间基本上是为提供有消费能力的人,那些边缘的人是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活动场所之外的。她们需要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让她们从文化上、生活上被尊重、平等对待。”梅若意识到。2014年,她和几个同事合作成立了“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租了个办公室和一间小车库,专门为这个群体提供一个可以休息、相互陪伴和交流的空间。许多大姐在这里学会了用手机导航,参加摄影、计算机和英语课。

■来源于北京青年报

3500万双手背后的故事

这100双手与日常所见没有什么不同。有的手刚刚包完饺子,沾着面粉;有的手攥着一块抹布,擦拭着一个花瓶;有的大手轻轻托着一只粉嫩的婴儿的手;有的手骨节粗大,那是一双饱经冷水和清洁液的手。

不久前,它们被定格成影像,“百手撑家——2017年家政工艺术节与影像计划”在北京798画廊展映。这项影像计划由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牵头,主任梅若和摄影师黄喜悦共同发起。她们进入北京、天津、西安、济南和上海,拍摄下几千张家政工生活和工作的照片。该中心主任梅若认为,这些手的背后是一群人的故事。这个群体不被人看见,“她们是一个不断被别人书写和塑造的女性形象”。她希望通过这些照片,让大众看到,“她们不只是劳动力,而是带着情感进入你的家庭,带着那么丰富的生命走到你的面前,她们对自己的生命也有很多期待和想象。”

20年前,苗彩丽28岁,把两岁的孩子放在家里,就离开山西潞城的家,来北京找工作。苗彩丽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医院里“抱小孩的”。在医院中,她只能站在走廊上任人召唤,但她脑子灵活,

跟着护士学习催奶、按摩等技术,一学就会。她记得,那时候还不兴请月嫂在家看护婴儿,都是在医院请3天工,她勤快,最忙碌时一年下来可以照看200多个孩子。最艰难时,没有地方住,她就睡在医院路边的躺椅上。想孩子时,她夜里偷偷地哭,只有寒暑假的时候,女儿才能来北京和她相聚。

陈恩华来得更早些。1995年春节后,一位亲戚介绍她到北京做“保姆”。为了“抓住机会”,她买了一张40多个小时的硬座票,从四川阆中背着包就来到北京。刚来北京时,陈恩华发现,一条街上全是等活儿的人,她们拿着纸板,上面写着自己的年龄、籍贯、优点和习惯,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她庆幸自己被熟人介绍,不用“遭这样的罪”。

根据中国商务部2015年家政服务行业发展报告,2013年家政服务从业人数是1800万,2014年攀升到2034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在研究报告中估算,除了服务于家庭的家政工,再加上在医院服务的护工和以亲属关系或老乡关系从事有酬家庭服务的劳动者,其从业者应在3500万左右,创造产值上万亿。



费家村里的家政女工王金枝。